

雪 藏

王明亚

雪是天上一只大大的包袱，抖一抖，落些星星点点的碎末漫天飞扬。黄昏灰暗的天空里，闪烁烁烁，灿若萤火。仰面而望，珠珠粒粒跳降在眉唇之间，凉凉的，滑滑的，伸手去接，一颗，两颗，三颗，晶莹剔透，弹指消融，只留浅浅的一抹清凉街在掌上，似一场魔术的表演。

这是天空蓄谋已久的雪事。它让乌黑的云低低地悬下来，让北风呼叫着东游西荡，让枝头残余的枯叶蝴蝶一样四处翻飞，让寒鸟慌张地稳扎窝居，让少有的温暖靠边站。它梳理出一条俯冲人间的大道时，我们已经做足了迎接一场雪的准备。棉衣加厚了，帽子戴上了，围巾绕上了脖子。来吧来吧，深冬的第一场雪！

风不想停下来，它躲在山与山的罅隙里，藏在屋与屋的夹缝间，隐在树与树的脊背后，不时沉着脸吹气，呼呼的，呜呜的，似吟似泣。天空飞洒的 萤火 越来越紧促，密密麻麻，葱葱窈窕，似宇宙星辰纷纷坠落。倏忽之间，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 千片万片的雪花凌空飞降，飘飘转转，直让人眼花缭乱。

飞雪带春风，徘徊乱绕空。雪，如羽如棉如絮如千千万万撒欢的小仙驹腾奔飞，一会儿顽皮地翻个跟头，一会儿翩翩起舞，一会儿长驱直下，一会儿盘旋跳跃，一会儿古怪精灵地谈笑着，闹闹着，抢着步，比着赛，此起彼伏中迷了双眼。渐渐地，大雪拉起一道朦胧的屏障，远处的群山若隐若现了，只余了高低起伏的三两座，慢慢白了头。雪落在山脚的屋顶上，屋顶便泛出块块白斑；雪落在附近的菜畦里，菜青们便团团簇簇地穿起白纱裙；雪落在公路上，蜿蜒的公路便镶出两道白边；雪落在庭院里，光秃秃的树杆便有了素素的白艳，常青桂更增添出生命的厚度，庭前草缓缓地低头不语；雪落在身上，奔走的身子便有了雪花的舞姿

夜间，风稍停起来，逐步停了，世界在大雪的喧哗里静下来。

啾啾，一只小个子寒鸟惊慌地从窗前掠过， 吱 的一声，仿佛来自时光深处的另一些雪。

寒风袭卷后的傍晚，大雪赶集一样从天空来到大地，孩子们奔走相告，仿佛那雪只落在他家的院子里。然后静静地等待更大的雪，天明时好在田坡上弹跳，打滚，溜雪，烂漫的笑声回荡四野。 那是落在童年的雪。

裹着厚厚青花棉袄的妇女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大喊：别把鞋踩湿了！别冻着了！别摔跟头了！ 那是落在母亲青丝上的雪。

背着行囊 吱嘎吱嘎 走在雪地里，一步一回头地远去。 那是落在飘泊路上的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那是落在古人诗韵里的雪。

东风卷帘催梦醒，已是客居他乡人。 浅浅深深，那是落在一呼一吸里的雪

雪，就这样轻轻悄悄不管不顾地下到天明。我以为是天明了，时醒时梦之间，只见屋外天光泛白，推窗一看，呀，这还哪是昨天棱角分明的世界？ 看不清远山如黛，看不清琼楼玉宇，看不清庭院里的枝枝树树，整个世界都被一只厚厚的白包袱包裹起来，炫目的雪光映亮了黎明前的黑夜。这是一个干净圣洁的世界，是一个静谧得听见心音律动的世界，是一个唯雪花说着它们古往今来的世界。

一开始呜呜咽咽的北风呢？
 一开始颗颗粒粒的雪珠儿呢？
 一开始千千万万的雪片儿呢？
 一开始浸入骨髓的冷寒呢？

不见了，唯这远远近近，高高低低，松松软软的一墨白，挥写出天地一线惊人的瑰丽。我想，那呜咽的北风送雪一程后已远归了；那颗粒的雪珠儿已成为积雪的基石；那万千的雪花已是大地银辉的影子；那嗖嗖的寒冷已被 咯吱咯吱 地踩在脚下。

雪，装扮了一树的琼花；雪，调和了一冬的颜色；雪，丰饶了大地的内容；雪，唤醒了贪睡的孩子；雪，激活了童趣的力量。庭院里，屋门前，街道上，人们惊喜地谈论着这场多年不见的大雪，孩子们快乐地滑溜出长长的雪痕，不时捏一个雪团，远远地扔出去，或三五五个聚在一起滑雪、堆雪人，白茫茫亮灼灼的雪地里又多了几份生动。

恍惚间，我不知道这是故乡童年的雪，还是异乡今晨的雪；我不知道这是旧时落在母亲青丝上的雪，还是如今点染母亲白发的雪；我不知道这是我梦里啮咬贫寒的雪，还是现实里抒写暖意的雪。

我想到了封藏。雪是天空的包袱，它把一切脆弱的枯涩的弯曲的秃兀的污浊的严寒的都收藏起来，把美展现给人看。雪是一位美的艺术家。

我也想到了人生。时光也是生命的包袱，它把一切成长的困苦的磨难的疼痛的沧桑的都收藏起来，渡引人去看生命的欢愉。时光是一位宽容的人生导师。

一场风，一场寒；一场雪，一场美。人亦是，一场苦，一场甜；一场冷，一场暖。

感谢天空精心策划的这一场雪藏，感谢时光为我们收藏起过去鲜活记忆。流光似水，生命归宁，抖开时光的包袱，曾经辛辣凛烈的灰暗有了亮色，点点滴滴的钝痛也长成了生命的骨髓。美好的事物虽然短暂，于全部的生命，也是刹那惊鸿的灵魂盛宴。

每年的霜降过后，各家各户就开始在火塘里生火了，做饭烤火两不误。柴烟在瓦房的空间里自在弥漫，乡下人终于可以不慌不忙地依偎在火塘边享受着幸福的日子。劳累了大半年的庄稼人，在这个季节串串亲友的家门，唠唠家常，谈谈儿女的婚嫁。主家们喜迎客家，把柴火添得旺旺的，屋内尽是温暖。

火塘，在我的家乡俗称 火坑，用条石砌成，四周皆可坐人，一般设在宽大的堂屋里。空间大，可坐二十余人。乡下的火塘大气，和庄稼人豪爽的性格有关。

霜降过后直到来年农历二月，火塘里的火一直旺着。火塘最受欢迎的是树兜。挖树兜是个力气活儿，非力弱者所能为。大年三十夜，庄稼人最是要比谁家火塘里的树兜大。谁家最大，谁家最旺。于是，庄稼人农闲时便满山寻找老树兜，燃烧的树兜最好能延续到正月初二，把旺气带到来年。

火塘边最开心的莫过于孩子们。把蕃薯在火灰里烧，把土豆也埋在火灰里烧，极香，好吃得很。有的孩子把火灰弄得飞扬，引来大人的责怪：这么玩闹，看我怎么收拾你！大人板起脸，把手扬得老高，但落在孩子身子却是棉花一般轻柔。

火塘里最暖人的时日，当是腊月 and 正月。腊月，是杀猪宰羊打糍粑的月份。年肉一块块挂在炕上，不能断烟火，昼夜要有火气。庄稼人每天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诗人林逋《山园小梅》里的句子。在清冷的空气中，一枝梅 疏影横斜，俏丽妩媚。在朦胧的月光下，有 暗香款款而来，香得那么 丰富而宁静。全诗无一 梅 字，但梅清幽香逸的风姿，宛如一幅生动明艳的画，媚到骨子里。

想起了 暗香盈袖 这个词。李清照一句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就把一个相思丛生的女子的心情写活了。暗香盈袖，那袖里笼的是什么香呢？就这么款款而来，飘逸四处，枝蔓横生，让人魂萦梦牵。《红楼梦》中，宝玉闻到黛玉衣袖中有一股清幽之气，要瞧笼着何物。黛玉笑道：冬寒十月，谁带什么香呢！

可能什么香都没带，那绝不是衣服上所熏的香，也非涂抹的香，脂粉颜色啊。它更像一种格调，一种气质，厚积内敛，像百折千回的水，像一份潜滋暗长的

暗 香

乔兆军

感情，像封住的炉火，无烟，无焰，却在静静地燃烧。香呢，如花香，书香，茶香，也许什么都不像，不骄不奢，不张不纵，飘忽不定，转瞬即逝。

回乡下老家，能感受到不同的香。新做的木板床，有一种直接、强烈的木香，自然亲切。老旧的柜子，还是母亲的嫁妆，红漆大都脱落了，香也就打开了，一点一点的，带着时光的尘，在空气里飘，分不清是从哪个物件中发出来的。墙上挂的镰刀、锄头，木头把柄已被汗水浸透了，被人反复摩挲，呈现一种黄亮的 包浆。我闻过这些农具的味儿，有一种泥土味儿，农人的汗味儿，淡淡的草木香，悠远绵长。

婶母有一个檀香木盒，装着叔父热恋时写给她的信。叔父已去世多年了，婶母不愿和城里的子女住，独自住在乡下，寂寞的时候，她就拿出信来看。婶母说，那些大实话，大傻话，语无伦次的话里，有

往昔的幸福时光，有叔父的影子。多少年了，纸也变黄了，字也变淡了，但信里飘出的文字香，却如窖藏的酒开了封，暗暗的，沁着温暖的味道，醉着心。

暗香是一首飘渺的歌，一份婉约的情怀，不经意间，袅袅幽香萦绕而来。那笑语盈盈的女子，水莲花般温柔的女子，一袭香气就是女人本身，虽刹那间擦肩而过各自天涯，但依然有香如故。漫在那些平平仄仄的文字里，透着无限的怅惘和眷恋。

暗香是一种冷香。蕊寒香冷蝶难来，它自在地美着，冷冷地香着，梦幻般轻轻笼罩着寒夜。暗香有一种性格上的清绝，如张爱玲的文字，不动声色。

暗香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诚实的智慧之香，无需修饰。

暗香是境，境由心造，最美好的香气来自内心。生活大美，皆因暗香相随。



雪野 苗青 摄

故乡雪事

魏咏柏

我在故乡只生活了七年，对故乡印象最深的，是冬天的大雪。

总觉得小时候的冬天比现在要寒冷许多，即便穿上臃肿的棉衣也不觉得暖和。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愿待在屋里，而是呼朋引伴出去玩雪。

在北方，冬天里男女穿着冰鞋，脚蹬冰面，动作轻捷如飞， 蹾蹾蹾 地就在冰上滑出各种花样，岂一句 快活舒坦 得了！但我们南方不同。大雪天，气温骤降，池塘里结了厚厚一层冰。我们自然没有冰鞋穿，就穿着平日里的棉鞋或布鞋，下得池塘，在冰面上来来回回地滑，你推我，我追你，场面分外热闹、快活！

至今记得有个比我大点的伙伴，把家里的凳子搬来，在凳子上系根绳子，然后坐在上面唤人拉他。因为速度过快，拐弯时不小心摔了个大大的跟头，把鼻子都摔歪了。从那以后， 歪鼻子 这个外号，一直叫到现在。

冬 天 里，下了一夜的雪，第二天起

来，满世界都白茫茫一片。这样的大雪，很适合堆雪人。我们随便找一处空地，先滚起一个个足够大的雪球，然后堆起大小不一、模样各异的雪人来。我们还兴致勃勃地给雪人取一个个搞笑的名字。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父亲和我一起堆雪人。某一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父亲在小院里滚了一个大雪球，我滚了一个小雪球，父亲把小雪球放到大雪球上，雪人的身体就做好了。接着，父亲从屋里拎来一个水桶，又叫我找来一根红萝卜，几颗黑石子。不一会儿，一个带着黑帽子，长着红鼻子，有黑眼睛和嘴巴的雪人就要完成了。可我觉得还少了点东西。这时，父亲捡了两根树枝插上去，雪人便有了胳膊。父亲笑着说，这个雪人像我。我乐着说，雪人不像我，像他。院子里传来阵阵温暖、欢快的笑声。

每当大雪降临，故乡场坪上都会呈现出特别欢乐的景象：一群小伙伴不服寒风的威猛，纷纷在风雪中追逐，互相掷雪

球。尽管头上、颈脖里落有不少的雪花，但仍不觉得冷，翻腾得身上热气腾腾。这便是激烈而有趣的打雪仗了。

冲啊 有人带头喊出了嘹亮的第一声。瞬间，人声鼎沸，一个个白色的雪球在空中画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我方战士 一个个奋力地扔着雪球，细小的手臂像风车一样在转动， 敌方士兵 扛不住这密集的进攻，被 我军 打得落花流水。 别打了，别打了，我们认输还不行吗？我们还没有过瘾，哪肯罢休！继续打，直到他们交出 阵地！我方 的头头大声喊道。于是，我们乘胜追击，发起了更为激烈的进攻。经过一番紧张的战斗，终于拿下 重要的阵地，胜利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时光匆匆，转眼我便到了中年。听说故乡的冬天仍然下雪，只是出去玩雪的孩子，已经很少了

贺龙故居（外一首）

程家双

打开一把锁
 也就打开了
 我们对贺元帅的瞻仰
 我们对贺元帅的敬仰
 庭院深深
 铁骨铮铮
 修竹青青

伟岸的身躯
 铸造成铜像
 坚毅的步伐溶入历史
 活着的精神
 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以洗礼

菜刀 烟斗

两把菜刀
 劈开了盐局
 也合着劈落了腐朽的旧社会
 你与他们一起
 把旧社会塞进烟斗，点燃
 历经凤凰涅槃
 从此
 新中国犹如东方之旭日
 冉冉升起

老家的大黄狗

朱松林

年轻时
 你可以很多年很多年
 不回故乡
 中年了
 你就得定期
 走进歪歪倒倒的木房
 时间过得真慢
 打眼一望
 人物风光
 年年一样

二

家里的老黄狗
 隔老远就汪
 那声音
 犹如男中音的亮嗓
 摇曳乞怜
 告诉叔叔婶娘
 数他的关系
 和我最棒！
 我，摸摸它的头
 刷刷它的脸
 他就干脆和我贴紧
 肆意表现
 和咱的关系非同一般
 在全村有头有脸

一年一年
 岁月走得很慢
 生活最怕重复
 一重复就心不在焉

三

有一年回家
 大黄狗突然不见
 习以为常的事一变
 一切都被打乱
 没有它的依恋
 回到老家
 竟觉得惶惶然
 坐立不安
 我问问母亲
 母亲老泪潸然
 不语不言

几天后
 隔壁的毛坨说
 黄狗年纪太大了
 葬在后山

四

人常有很多很多依恋
 虽可长时间聚散
 但分离不能永远永远
 永别会把分离
 变成无尽的伤感
 我家的大黄狗
 爱恨明白简单
 谁是贼
 谁是家人
 一辈子黑白分明
 一目了然

冬韵中湖

覃正波

临睡前，都要往火塘里再加上几撮箕粗糠、瘪谷或者锯木粉，以便延续火气。乡里人闻惯了柴火味，火塘里有烟火，梦里都是香甜的。

围着火塘，大人总喜欢讲些源远流长的传说。大人曾经给我们讲述后娘的故事：前娘留鸡腿，后娘留鸡肠，想起来哭一场。大人们把后娘讲得如此可怕，让我们幼小的心灵对后娘充满了恐惧。一听到哪家离异或丧偶的男人娶了后娘，我们便替那户人家的孩子着急。后来，我们才发现，并不一定都是这样。

围着火塘，大人们讲忘恩负义的陈世美，说三国道水浒，谈古论今，用朴实的语言，道尽人世沧桑。留存在记忆深处火塘边的故事，始终温暖着内心。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普遍盖上了漂亮的新房，柴火燃烧的火塘渐渐地被电火、空调取代。但老一辈人闻惯了柴火味，总还喜欢在自己居住了差不多一辈子的瓦屋里生一塘柴火，任烟雾弥漫。

冬月底或腊月初，是屠夫生意最忙的时候，

每天要奔好几个场子。年关杀猪是年味临近的前哨，腊月里，庄稼人会忙着杀年猪，将盐渍好的肉上架用柴火熏。庄稼人熏肉，一般都挂在火塘上方，烤火熏肉两不误。屠夫每天杀猪前都要拜神灵，请求上天宽恕开杀戒之罪。杀猪对于忙碌了一年的庄稼人来说无异于过节，但杀猪时，主妇们通常会蹲在一边，不忍看屠夫将尖刀朝自己喂养的猪刺去，怕猪望着自己掉眼泪。

打糍粑也是年关的要事，同杀年猪一样，是庄稼人必经的程序。无论家境多么窘迫，两百个左右的糍粑是要的，不能丢脸面，庄稼人早早地就准备了糯米、高粱、小米等粮食。

打糍粑前要准备大量的柴火。彻底清洗一年来布满灰尘的大石凳，把自家的两扇门板下了做压板。当然，棒槌、扁铲、桌子、竹垫也要弄干净，这些打糍粑所需物什都要涂上黄油，防止糯米沾着。待糯米蒸成八九分熟，便将糯米饭倒到石凳上。每这时，孩子们便会打闹着伸出一双小手来哄抢香气扑鼻的糯米饭。有些害羞的孩子不敢，主人便用手捏一大坨送去。打糍粑的日

子，孩子们吃了东家赶西家，小小的肚皮涨得滚圆滚圆的。打糍粑举棒槌的通常是虎背熊腰的后生，力下得重，饭锤得细，糍粑粘性足细腻可口。在寒冷的冬天，两后生光着肩膀，肌肉一块一块的强健有力，流着汗水，一锤，两锤——，边锤边喊：迎新年，嗨哟！送旧年，嗨哟！声如洪钟，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欢愉。待糯米团打成粑粑浆时，两后生用棒槌糯米团迅速挟起，放往抹了黄油的大桌子上，大家便争先扯着糯米团，开始做糍粑，捏成团，然后盖上门板，孩子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爬上盖板，或被大人们抱上门板，咚咚咚 跳个不停。糍粑压得越薄越好，大人们认为孩子压力不够，还会叫有力气的男人抬上重条石压上。估计压得差不多的时候，搬下条石，孩子们喜滋滋地跳下门板，大人们用力掀开盖板，悉数取下糍粑放入箩筐。随着 再来一锅！大伙儿又开始新一轮的忙碌，只看谁家糍粑打得多，看谁家的糍粑做得更圆实。

家中有糍粑才像过年的样子。糍粑对于庄稼人来说，不仅仅为年关所备，也是庄稼人的后备粮。年后上山挖地整土整日忙碌，庄稼人会带上几个糍粑，中午时捡几根干树枝在田埂上生火，将糍粑放在火堆旁烤，烤熟的糍粑会膨胀得老高，到了极限便崩裂开来，吐出一阵阵香气，吃在嘴里酥软肥美。如果带上野葱酸菜做馅，更是别有一番风味。我的家乡中湖，冬韵无穷。